

谷崎潤一郎集

章克標譯



8023/2

谷崎潤一郎集

章克標選譯



上海
開明書店

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初版

實價七角

版權
所有

谷崎潤一郎集

著 者	谷 崎 潤 一 郎
選 譯 者	章 克 標
排 印 者	美 成 印 刷 所
發 行 者	開 明 書 店

總發行所
上海四馬路
開明書店

序

這一集裏所收谷崎潤一郎的作品，計六個短篇，其中惡魔發表於東方雜誌，刺青和二沙彌發表於金屋月刊，麒麟和續惡魔未曾發表過。富美子的脚一篇，原係沈端先兄所譯，曾發表於小說月報，得了他的許可收在這裏，並且也大膽地更動幾個不重要的字。因為頁數已差不多了，所以別的東西也不能再插進去，要出只能等將來再出第二集了。

選譯這六篇東西，並不全是他頂好的作品，也不完全可以算代表作，但是他的各種傾向，卻可以算網羅盡了。一讀之後，對於所謂谷崎潤一郎式的文學是怎樣的一種東西，總可以了解的。敢用選譯二字，我當然不是隨便取了幾篇亂譯一陣，我曾大略通讀過他作品的大部分，纔決定先取這幾篇來作為一集。刺青和麒麟是代表他初期的東西，惡魔

和續惡魔代表了中期，以次的二篇是代表後期的。不過這樣一種分派法，也只是我個人的杜撰，並沒什麼深奧的學理的根據。

谷崎氏還有許多長篇的通俗小說，讀讀也很有興趣的，如同人魚，肉塊，神與神之間等，其中癡人之愛一書已由楊騷君譯出，很可一讀。谷崎氏還有脚本，如同惟其爲愛，沒有愛的人們等等也是轟動一時之作，是四五年前出版的，比較新近的東西。可以稱爲他最好作品的殺艷一書，我已經快譯好了，不久將在某處出版，讀此集的務須買來一看，特地在此先宣傳一下，我不怕人說自己廣告，倘使是值得的，自己廣告沒有什麼可羞。

現在且把谷崎氏的藝術略說述一點。

明治四十三年發表刺青，四十四年發表少年，幫間等作品，一躍而爲日本文壇流行兒的谷崎潤一郎，到現在還保着他第一流作家的地位，文學生活繼續了二十多年，而他的作品卻到處益加受人的歡迎，他有別人所不能企及的地方，他有把握住這個時代核心的所在。

當明治末年，自然主義一派的文藝，已經走到盡頭，正找不着出路，於是他的浪漫精神，趁這時機而擡頭了。他的作品的基本調，在於追求官能的美，是屬於耽美享樂一派的思想。他是個純粹的都會人，而且江戶情調江戶趣味深入了他的心魂之中，要他像自然派那麼樣對於現實用客觀的觀照是做不到的，他只能沒入於生活之中。所以在作品裏，必然地表現出那夢幻境界和耽美享樂的色彩來。譬如在刺青中說「一切美者就是強者，醜者就是劣弱者。」讚美而憧憬於江戶時代的生活。年輕刺青師清吉，要找個適合他心想的韻味和調子的女人來，把他的靈魂都刺進她肌膚去，就是十分發揮了他耽美的態度了。

極端的美的追求者，生活享樂者，決不能滿足於平凡的美的憧憬，即使是同樣的美，他也要求那異常的非凡的，不是生活表面所能常見的美，而是求王爾德所謂「沒有草葉的花，沒有樹林的鳥」一種奇特怪誕的美；對於求官能的美，也是在病態的，惡魔的狀態之中，更能感得滿足與快慰。在他以後的作品中，更加使得內容複雜的，可以說是因為

有這病的傾向，惡魔主義的傾向，和神祕的傾向之故。

惡魔和續惡魔就是很帶病的傾向和惡魔主義的傾向的，也表現一種被虐待狂的變態心理，在富美子的脚中，更加表出這種 Masochism 的極致。他的作品，寫這一類題材的特別多，總是因為對於平凡普通的官能美，不能感着興味，而要求有異常的刺激力的東西，就只有走入病態的一途；平常的性欲，還不能滿足，所以便走入變態，對於平凡的夢，他已厭倦，便非得創造出惡之華來，或追求怪奇的夢去不可了。

描寫毒婦，也是潤一郎的得意的把戲，在麒麟裏也可以看見一點，而他的最傑作殺艶卻頂有名。殺艶是他的名作之一，初揭載於大正四年一月的中央公論雜誌，一時造成了很大的 Sensation，引起以後的 Romance 文學的興隆。殺艶的題材，取自江戶末期的繪圖小說，中述一個美貌的女子艶姑，與她父親店中的夥友墮入戀愛而出奔，被惡人所算，艶姑流為藝妓，次第耽溺於官能的歡樂，而男子也因為偶然殺了人，對於殺人一事感到了有遏制不住的興味，二人再會之後，被艶姑的美貌所牽引，同過着逸樂的生活，男

子又有機會犯了殺人罪，後來卻發現了艷姑已經變心另愛上了別個男子，他非常悲哀，而殺人的欲望又擡頭了，艷姑就被殺死。其描寫女主人公的妖艷生動，像不可逼視的日中牡丹，這真個是創造出惡之華來了。

他的神祕的傾向，在二沙彌中也可以窺見一點，其他如同魔術師，哈生根的妖術，人面疽，等篇中，有更顯著的表現。在這幾篇中所表現的世界，與日常生活全無根緣，是一種不可思議的神祕生活現象，內容全是 *Fantastical* 的東西，使人讀了神遊於另一世界之中，忘卻生存競爭劇烈的實生活，而進入於如同童話國一般的地方去。但是谷崎氏總有他自己的特色，那不是普通的神祕之境，而始終是谷崎式的。就是所謂神祕，也不過借來表現出他所要表現的境地，決不在神祕本身。

他有豐富的空想世界，而這個空想像陶醉於鴉片之後，所見的幻美奇怪的夢。在他不要什麼人生，也不要什麼現實，他的世界是超越了現實和人生而存在的世界。人間有切切實實在實社會上做事的時間，卻也有耽於空想和睡着了做夢的時刻，他的文學便

是後者，不能應用人生什麼什麼來批判的。在他沒有什麼革命不革命，思想不思想的，他的作品只有感情情調，並不是要用知識去理解的。這一點讀者留意，倘使用了「爲什麼」三個字來讀他的作品，那便永遠不能理會了。

這樣看來，可知谷崎潤一郎的官能的作用，比別人銳敏，而且帶有病態的，他向着奇怪，祕密妖幻的美，用他敏活的精神和堅毅的努力，不住不息地追求着。他對於理想，宗教，神祕的靈是不關心的，只要能澈底於 *Masochism*，能澈底於頹廢的官能美，能澈底於惡魔主義的詩的表現，能澈底於創造出惡之華來，就滿足了，就算已盡其能事了。大抵他可以稱爲日本的王爾德，他同樣歸依於美神的 *Decadant* 藝術的巨將。

章克標於江灣

十八年十月三日

目次

刺青	一
麒麟	一七
惡魔	四一
續惡魔	七七
富美子的脚	一三九
二沙彌	一八五

刺

青

原书空白页

那是人們還保有叫做「愚」的這一種高德，世間也不像現今那樣有激烈傾軋的時候。是出賣閑話雜談，去使得王公貴人的悠閑的面孔上不生倦怠，宮人妓女的口邊常展笑窩的，叫做清客叫做幫間的那種職業，還很堂堂地可以容存下去的太平盛世。女定九郎，女自雷也，女鳴神——在當時的戲臺上詞本上，一切美者就是強者，醜者就是弱者。不論什麼人都熱心去求美的結果，把顏料彩粉施着到天稟的肉身上來了。芳烈的或是絢爛的線條和色彩，在那時候的人們的肌膚上躍動。

趕路的人揀用有好看刺青的轎夫。吉原（2）辰己（3）的女人也愛美麗刺青的男孩子。博徒，救火夫之流不必說，商人，連武士當中，也有文身的。在兩國有時還開刺青會，到會的大家各自拍着自己的肌肉，相互誇矜評論奇拔的意匠。

有一個叫清吉的年輕的好手刺青師。大家說他的手段可以比得上淺草的血槍文，松島町的奴平，狐狸次郎等名手的，幾十人的肉身已經成爲他彩筆底下的絹張了。刺青會中博得好評的刺青，有許多從他手底下產出，說達摩金的拿手是濃淡刺，唐草權太是朱刺的名手，清吉卻又是以奇警的構圖和妖豔的筆趣得名。

本來是傾慕豐國(4)國貞(5)的繪畫風格，曾做浮世繪(6)師渡世生活過的，所以清吉雖墮落到了刺青師，也還殘留着畫師的良心和敏感；不是有惹動他心眼的皮膚和骨架的人，就購求不到他的刺青。縱使有時他允承描刺了，一切的構圖和費用都要照他的要求，而且還要一個月二個月耐着這難忍的針尖的苦痛。

在這年輕刺青師的心裏，潛伏着一種別人所不知道的快樂和宿願；他用針刺穿人們的皮膚時，肌肉含了鮮紅的血滴腫起來，大概的人總耐不住這一種痛楚，發出叫苦的呻吟，那種呻吟愈利害，他不可思議地感得有愈加難以形容的快感。刺青當中算頂痛的朱刺和濃淡刺——是他特別喜歡施用的。一天平均刺了五六百針，爲要使色彩鮮明，到

浴湯裏去浸了出來的人，都把半生半死的身子倒在清吉的脚邊，暫時死一般的動彈不得。清吉總是冷冷地看那個悽慘的樣子。

「你很覺得痛吧。」

很欣悅地笑着說這句話。

在沒有骨氣的人，真像是知死期的苦惱一樣歪了嘴，嚼緊牙齒，發出噓噓的悲鳴時，「你也總是江戶兒（7）忍耐着——我清吉的針本來是特別頂痛的。」

他這樣說，橫睨那人的含淚的面孔，不管什麼，仍行刺去。又倘是能忍耐的人，熬這口氣，眉毛也不動一根耐着，

「唔，你到看不出是這樣的硬漢子——但是，看吧，現在就要漸漸覺得痛起來，弄到你要再也沒法子忍耐了。」

這樣說，露出了白齒猶笑。

他年來的宿願，是要得一個漂亮的美女的肌肉，把自己的魂靈都刺上去。對於那女人的素質和容貌，有種種條件，只有了美的容貌和美的肌肉，他還不滿足的。把江戶花街中有名聲的女人一個個看查轉來，也不容易找到有適合他的心想的韻味和調子的人。心裏描着這未見的人的姿態，空懷想着已經有三年四年了，他還是不能拋棄那個願望。

恰好是第四年夏天的某一個黃昏，正通過深川的料理店（S）平清前面那時候，他忽然注意到一雙女人的雪白的裸足，從停在門口的轎子的簾下露出來。在他的銳敏的眼中，看得出人們的脚，和他們的面孔同樣有複雜的表情。那雙女人的脚，在他看去是可貴的肉中寶玉。從姆指到小指的那纖細五指的排列法，不比在繪島海岸邊拾來的淡紅的貝壳的顏色輸一籌的爪甲的色澤，像珠玉一般的腫的圓潤，要疑心清冽的岩泉不住在脚下洗流一般的皮膚的潤澤。這脚，正是這脚，便就要受男人鮮血的培養，踐踏男人的身體的。有這雙脚的女人，正是他多年搜尋的女人中的女人吧。清吉按着他躍動的胸口，爲要看那個人的顏色，跟了轎子後面追去，可是走不到半里，已經連影子都看不見了。

清吉的憧憬，心變成了深切的戀慕，這一年也過去了，又是第五年的春天已經半把老去了的某日朝上。他在深川佐賀町的寓居中，含着牙刷子，站在古色湛然的竹板廊下，看着萬年青盆，那時覺得庭的後門有人來訪的樣子，卻從建仁寺的女牆裏出來，一個從未見過的的小姑娘進來了。

這是清吉熟識的辰巳的歌女差來的使者。

「姐姐說把這羽織（9）交給師父，請您在裏子上畫點什麼花樣上去……」

說着那姑娘打開鬱金的包袱，從裏面取出裝在繪着若井柱若肖像的紙袋中的女羽織和一封信來。

那信中懇懇地拜託了羽織的事之後，又寫着差去的姑娘，就要做我的妹妹，做這同樣侍酒的生業，請不要把我忘記，且也要同樣地照顧這孩子。

「所以好像是很陌生的面孔，你原才是來這裏的麼？」

清吉這樣說着，頻頻凝視這姑娘的姿貌。年齡像才交十六七歲吧，可是那姑娘的面